

文化周刊

中华读书报

■本版编辑：赵晋华 ■电话：010-67078072

■E-mail:dushubao@263.net 2018年1月31日

第393期

13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

■郭培贵

作为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财政部文化产业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天一阁藏古籍珍本数字出版工程的重要成果——由龚延明先生主编的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的整理横排繁体本，2016年5月由宁波出版社出版。这套《选刊》此前宁波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明代41科《登科录》及另外4种进士名录、38科《会试录》和277种《乡试录》进行了全面校勘和部分标点，使往日稀少难见的珍贵科举文献，从深藏于阁中的镇馆之宝，变得普及易得，既嘉惠学林，便于科举研究者的使用，又推向社会，满足广大读者的检阅。这是传统文献整理出版和科举史的一件大事，也是普及科举史的一件大事。

科举被国外学者誉为中国对世界文明贡献的第五大发明，而明代就处于中国科举发展的鼎盛时代，同时也是《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等科举名录流传下来最多的朝代。其中，《登科录》发轫于唐代，《会试录》和《乡试录》则都是明代出现的。《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分别是每科殿

试、会试和各直省乡试按规定程序举行考试的第一手官方记录，是研究科举最为可信、权威的核心文献，但可惜流传至今的并不多。据统计，海内外现存自宋至清历代《登科录》仅为64科，其中明朝就有58科，占了总数的90.63%；而在其中，天一阁独家收藏的有40科，占了现存明代《登科录》的68.97%。现存明清《会试录》《乡试录》分别有53种和300余种，其中，天一阁分别藏有明代《会试录》38种、《乡试录》277种，也同样构成了现存《会试录》和《乡试录》的主体。

明代《登科录》包含“玉音”、“读卷及各类执事官名单、官职与出身”、“恩荣次第”也即殿试程序，“第一、二、三甲进士名单及其家状”、“皇帝策问一道”，“一甲三名对策（程文）”等六个部分；《会试录》包含“前序”、“知贡举官、考试官、同考试官及各类执事官的名单、官职与出身”、“三场考题”、“中式举人名单、身份及本经”、“三场程文”、“后序”等六个部分；《乡试录》结构则与《会试录》相仿。三《录》各部分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每科《登科录》

的家状，记载了该科每位进士的甲次、姓名、籍贯、身份、本经、字、中式年龄、出生年月、上三代名及其身份、母亲姓氏及其封号、上三代存歿情况、自身婚姻状况、乡试及会试名次等信息，从而为人们研究进士的地域分布、平均中式年龄、社会流动等情况提供了可靠依据。又如，三《录》所载考题和程文，也为后人提供了评价科举考试内容以及进士、举人知识结构与文化素养的第一手资料，从中可知时下广为流传的科举考试脱离实际、中式者知识面狭窄的说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再如，在《会试录》和《乡试录》的序文中，一般会有对该科考试程序、考试官和各类考官的职掌、应试人数和录取人数的记载，这就为后人研究当时的考试制度以及统计当时乡、会试的录取率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2006至2010年，宁波出版社曾分三批把经天一阁博物馆整理的天一阁藏《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以《明代科举录选刊》为总名影印出版。影印本，没有标点，阅读困难；漫漶讹误较多，未经校勘，不便使用。此次由

龚延明带领的团队，对天一阁藏明代三级科举录，进行了点校和整理，由宁波出版社推出了横排本15册（1237万字）的新版本。相比于影印本，此次整理横排繁体本具有以下几个突出优点：

一是对影印的天一阁所藏明代41科《登科录》和《嘉靖十一年进士同年序齿录》《崇禎十三年庚辰科进士三代履历》《国朝河南进士名录》《皇明进士登科录》以及38科《会试录》和277种《乡试录》进行了全面校勘。影印本中有大量的异体字甚至讹字，如“德”、“面”、“貞”、“奇”、“畧”、“脩”、“吳”等字，在横排繁体本中，都相应改作“德”、“面”、“貞”、“奇”、“略”、“修”、“吴”等标准字，从而显著提高了该书文本用字的规范性，也大大便利了读者对文本的阅读、理解和征引。

二是对《登科录》《会试录》不仅进行了校勘，而且进行了分段标点，这无疑对提高读者阅读速度、减少误读和准确理解原文本原意具有重要意义。《登科录》对进士的中式年龄和出生月日是连在一起记载的，如

某某进士“年三十九月十五日生”，在没有标点的情况下，读者很容易把该进士的中式年龄误读作“年三十九”，而有了标点，呈现为：“年三十，九月十五日生。”就可有效避免这种误读。又如，《登科录》和《会试录》中的程文以及《会试录》中的序文都是不分段的，这就给今人的阅读造成很大障碍，而《登科录》和《会试录》横排繁体本的分段标点就排除了这一障碍。另，《登科录》对进士“家状”有严格的书写格式，故凡遇进士上三代有多项官号需要写入时，因书写空间有限，就会造成字小挤压的情况。如万历二年二甲进士孙鑑，其上三代“曾祖新赠礼部尚书加赠荣禄大夫祖燧巡抚江西右副都御史赠礼部尚书谥忠烈加赠荣禄大夫父升南京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文恪”等55个字被挤压在不到一竖行的空间内，自然难以辨认；而横排繁体本经重排标点变更后为：“曾祖新，赠礼部尚书，加赠荣禄大夫。祖燧，巡抚江西右副都御史，赠礼部尚书，谥忠烈，

加赠荣禄大夫。父升，南京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文恪。”就清晰可辨且文意明白了。

三是主编龚延明先生在该书《总序》中迭出新见，对科举制、明代科举及其科举文献的历史作用和价值都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如他指出“中国科举制具有塑造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立身治国形象、打造中国大一统和合文化形态、建构东亚儒家文化圈与催生现代西方文官制度产生的价值”。科举与国运相联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皇帝权力的象征之一，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行的重要标志，是调节国家政策的杠杆，是士大夫梦想所寄，是凝聚民心的纽带”。又指出：“研究中国古代科举，离不开科举研究，否则绝不可能完整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与文化。”认为相比于宋代《登科录》，明代《登科录》的“家状信息量增加了”，但削去了进士参加会试的次数，“这说明在明代进士登第更为艰难，举数多，在家状中列出，没有积极意义”。以上观点，无疑对于促进科举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马里奥的书房

■周宪

元旦过后没几天，我的意大利同事贝尔蒂尼发我一个微信，说是他刚刚得知马里奥昨天刚刚去世，接到这个消息，感伤袭上心头。有些人你天天见到，可没什么印象；有些人只见过一次，却难以忘怀。对我来说，马里奥就是这样的人。

我和马里奥的谋面真是好事多磨。十多年前他和我约好在罗马相见，当我准备行程时突然接到他的邮件，告知他在巴西度假时病了，不得不在医院接受治疗。于是，行程不得不取消。2010年我在法国讲学，他说你来罗马吧，只要两个小时，不必受从中国飞到欧洲的十多小时的劳顿之苦。于是，我便飞抵罗马，他派了个学生到机场接我，到了饭店，发现马里奥已在大堂里等候。初次相见彼此觉得如老友重逢，因为已相识多年，连寒暄都免了。他说一会儿去吃午饭，然后带你看看真正的罗马。

在我结识过的欧美大牌学者中，马里奥的确是个很特别的人。与一些彬彬有礼却隐藏着傲慢的学者不同，马里奥是一个内心亲近中国的欧洲思想家。他在其《仪式美学》中文版序言中坦言：“虽然直到不久以前，均未能有幸到中国的美学和哲学有深入了解的机会，其实内心直觉一致告诉我，在中国人丰富情感与我的作品之间，存在着某种深深的统一。在其后涉猎中国美学家著述的过程中，我也为其中的一些观点所深深打动。”（《仪式美学》页1）多年前他告诉我在写

一本全球当代美学的专著，想把中国当代美学纳入其研究视野时，我着实为他的热情所感动。后来他便派给我一个苦活，帮他收集有关中国当代美学的英文资料。对于这样一位深谙西方美学的哲学家，这还真是个挑战性不小的活儿。

午餐后马里奥领着我罗马转悠，我们去了外国游客通常不去的街巷，有热闹的广场，也有静谧的街道，满眼皆是充满意大利风情街景与居民。走着走着他领我进了一间门脸和空间都颇感局促的咖啡店，只能站着喝一小杯咖啡。走出咖啡店，马里奥告诉我，那可是全罗马最好的咖啡店。这着实让我惊讶了一番，说实话，真还没在意那全罗马最好咖啡是啥味道。不一会儿，他又带我走进一家书店，书架上挑了两本他的意大利文美学著作，说是待会儿签上名送给我。作为一个“老罗马通”，他一边走，一路述说着街道和建筑的历史故事，他的导游远比“孤独星球”的旅游指南精彩得多。走着走着，来到了一幢老建筑前，马里奥拿出钥匙开门进去，我这才知道是到了他的工作室—书房。

书房空间并不大，有两间屋子，一间比较大一些，书架上满是各类学术书籍，是读书写作的空间。另一间稍小些，里面还放着一张小床，大概是思考写作疲惫时休息用的。书房虽不大，却很是温馨，装饰简朴中透露出意大利人特有的品位。马里奥告诉我，他的住

家和书房不在一起，他如果不是在罗马大学办公室工作，就是在这间书房里阅读和写作。没想到他学术研究和家庭生活分属两个不同的空间，不知是因为罗马房价太贵无法拥有一个豪宅子，还是有意要将生活空间与思考空间分离开来。高度浪漫化了的海德格尔的森林小木屋，被很多人解释为是哲人追求“诗意栖居”所致，其实真实的原因非常简单，为了逃避其孩子的纷扰而求得一个静谧思考的空间。在罗马这个拥塞的古老城市里，马里奥的书房设在别处，一定也有他的考虑。不管怎样，他的许多重要著作大概就是在这个小书房里孕育而生的。

屋里的书架上满是学术著作，主要是意大利文的著述，也有不少德文和法文本。在欧陆美学界，德国和法国美学的影响总是不可小觑的，中国美学要进入西方知识界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相较于圈子很小的西方汉学，我以为西方主流学者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关注可能更为重要，也更有影响。在日益全球化的“理论旅行”背景下，中国美学理论向西“旅行”值得关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马里奥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关注完全是自发的，他在其《当代美学》中专门辟出第六章“美学与文化”，分两节讨论了两位有代表性的美学家梁漱溟和李泽厚。

在马里奥精致的书房里，我们讨论很多问题，从德国美学的影

响，到意大利当代艺术，还有中国和日本的美学。马里奥不时从书里抽出几本书，述说一些他认为重要的美学家和美学概念。其实，意大利当代美学亦有相当影响，克罗齐之后，瓦蒂莫、艾柯、阿甘本均为有世界影响的美学家，马里奥实际上也是和他们比肩的人物。近些年来一直想请阿甘本来清华讲学，通过意大利上海总领馆和我的意大利同事做了很多尝试均无果，后来我便想到马里奥。然而他的回复令我意外，他坦陈和阿甘本曾是多年挚友，不过后来闹翻了，彼此不再联系，所以他不便邀请。看来，大学者学问做得大，脾气也不小。我们云里雾里地一直聊到天黑，他太太回来，我们便在离他书房不远处的一个街边餐厅晚餐。坐在街边，一边品尝着意式美食，一边看着当地人悠闲地走过，仿佛一头扎进了罗马人的生活之中。

马里奥的《当代美学》意大利文版2011年在博洛尼亚出版，两年后英文版由布鲁斯伯里出版社刊行。英文版尚未面世，他就把电子版发我先睹为快。读后我觉得该书应有中译本，于是就请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裴亚莉教授担纲译介，她曾游学哥伦比亚大学，专业出身又是美学和艺术学，是很合适的译者。裴亚莉教授花了几年时间终于杀青，《当代美学》中译本2017年由复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算不上鸿篇巨制，提纲挈领地考察了当代美学的

主要问题，难能可贵的是该书建构了一个阐释当代美学的新的框架，首先是将西方当代美学的逻辑构架概括为生命、形式、知识和行为四部分，前两个是康德《判断力批判》发展，后两个是黑格尔《美学》的延伸。除此之外，又提出了情感与文化两个部分，前者表现在解构主义中，后者反映在非西方的美学思考里。马里奥尤其关注布克哈特关于西方文化衰落的预言，所以非西方的哲学和美学便成为解答布克哈特预言的另类方案。他注意到非西方的审美经验和文化，已经发展成为抗拒西方现代性的别样的现代性路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当代美学便进入了西方语境。

马里奥将中国当代美学置于一个世界性的比较语境中加以考量。对马里奥来说，最关心的是中国美学有何种非西方的方案，所以梁漱溟以儒家仁学为核心的审美方案便有了独具一格的世界意义。马里奥虚心借鉴梁漱溟的方案解答了布克哈特的难题，尤其有趣的是他参照西学来阐发梁漱溟的“仁学”美学。他认为“仁”的概念博大精深无法翻译，既接近于席勒的美育观念，又接近于康德的审美无功利思想，其核心是“人的可完善性和追求完善的责任”（《当代美学》页218），因而又与阿奎那的“壮美”概念相似。

马里奥的书房，四周皆是当地居民生活味很浓的区域，嘈杂的声响和富有地中海色调的丰富色彩，

拥挤而毗邻的老房子，尤其是屋顶杂乱密集的电视天线令人印象深刻。但就是在这里，马里奥写出了这些富有激情和思想的美学著述。我知道马里奥早年曾是一个激进的老左派知识分子，毕业于都灵大学，那也是瓦蒂莫和艾柯就读过的学校，马里奥和他们曾经是“战友”。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六十年代后期和法国情境国际组织关系热络，其领袖人物德波与他友谊深厚。年轻时虽很激进，但马里奥的晚年往往宽容和平和许多，这是许多欧洲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马里奥回归学术，钟情美学，不过他关怀天下的习性未变，据他说，他主编的杂志 *Agalma* 在欧洲美学界小有影响。不过，这一切都已是翻过去的一页了。

马里奥去了天国，他在那里会有一间书房吗？见到上帝他会怎样呢？英国女作家沃尔夫曾想象读书人如何面对末日审判时，她写道：“有时，我至少梦想着当末日审判来临时，伟大的征服者、律师、政治家来领取他们的奖章——他们的皇冠，他们的桂冠，他们的刻在不朽的大理石上的不可磨灭的大名时，当上帝看见我们胳膊下夹着书本来时，他会转向彼得，不无嫉妒地说：‘瞧，这些人不需要奖章，我们这儿没有可以给予他们的东西，他们热爱读书！’”

是的，马里奥无需上帝赞赏，他在另一个世界里要做的还是读书和写作。

对遥远国度当代之星的深切致意

■裴亚莉

2012年元旦期间，收到了周宪老师约请翻译当代意大利美学家马里奥·佩尔尼奥拉拉著作《当代美学》的信件。与那一封信相伴的，还有周老师寄来的南京大学出版社新出版的若干本美学前沿丛书。这些书，那封信，倍增节日的欢乐气氛。接受了这个翻译任务之后，我的阅读生活，基本上就与这一本《当代美学》脱不开干系了，而且我的课堂，也常常被这一本书所影响；在译作完成，但还没有出版以前，我用这一本书的英文版作为硕士研究生“专业外语”课程的材料，在译作出版后，则使用它作为另一个年級的“20世纪西方文论”选修课的教材，并且鼓励学生在译文中寻找“可商榷的内容”；而我自己呢，光是将英文书稿“处理”成中文译稿，就“进行”了5遍；然后是连续3个学期的课堂讨论，甚至，有一年的硕士生入学考试，英语面试，也是从这一本书的英文版中物色了一些合适的段落！所以，大概5年来，我的阅读和教学，常常是基

于“马里奥·佩尔尼奥拉拉”及其所言之东西。所以学生会他们在他们必须提及马里奥·佩尔尼奥拉拉的时候，自觉地在脸上浮现出一种“不怀好意”的笑，说：“就是那个马里奥……”——最近一段时间，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同事、同行和朋友，他们说正在阅读这一本《当代美学》，那时候我都会油然而生感动之情，因为他们所读到的佩尔尼奥拉拉的著作，是经由了我这个中转站的。到底是不是将这一位当代杰出的意大利美学家的最新力作很好地完成了中文传递？这是需要读者阅读之后才能评判的。我在这一本书的翻译、校对、材料的核实以及语言的打磨过程中，所经历的，则全部都是向一个遥远国度的杰出学者的致敬和学习。

《当代美学》是一部格局非常宏阔的书，它表现出作者对于把握和描绘一幅20世纪全球美学基本概貌的雄心和抱负。尽管美学领域的话题拓展是非常快速的，但总体而言，即便是在学术界，碎片化

的、体制化的、以经济利益和权力追求为特点的写作风气，依然是非常盛行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试图将作为整体状况的20世纪美学提炼出一些能够在读者中获得普遍认同的“关键词”，并将这些关键词在美学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加强和变异的轨迹进行具体描述，而且还能让原本已经非常熟悉这些素材的读者有所会心，这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其次，《当代美学》格局之宏阔，不仅表现在作者对于全书的架构上，而且表现在作者对于不同地区和文化背景中的美学的评价态度上。对于中国读书界而言，在阅读西方文学艺术尤其是理论著作的时候，常常会面临一种双重的体验：一方面，我们在西方思想中得到大量有力的启示，同时，我们又时刻在警惕着可能存在于此些作品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甚至是“霸权主义”的立场。但是这种警惕，在阅读佩尔尼奥拉拉的著作《当代美学》时，很快就被解除了。因为他

的这一本著作，正是在关注到西方文化中的种种危机之信号之后，对全球美学的种种深思。在以西方美学的基本成就为基础建构了该书的基本框架之后，佩尔尼奥拉拉怀着一份深切的关注和由衷的欣赏之情，将长期被欧洲和北美学术界忽视了的亚洲各个地区和拉丁美洲各个地区的美学成就，进行了尽可能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这些介绍和分析，尤其是对于中国美学的评价，让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很自然就获得了一种外在于自我的对自我进行审视的视角。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自我审视是重要的，如果我们并不能很自觉地进行自我审视的话，借助于一个他者的眼睛，就是非常宝贵的。《当代美学》在论及中国美学时的宝贵性，正在这里，在于作者特别清醒又特别包容的评价态度中。

《当代美学》的书写语言，是非常有魅力的。有魅力的语言是思想睿智的最好体现。在这一本书中，作者所引述的文献极为丰富，

而由于作者对这些文献的特别熟练，所以在论述过程中，显得特别轻松，语言也处处闪烁着自信和幽默。比如，当他讲到西方美学在当代的深重危机时，他引用了丹托对“干预”一词的使用。他写到：

丹托认为，那种自我伤害的艺术行为看似是极端的，但实际上只是可怜的、徒然的。一个很合适的例子是，有一个艺术家，他将自己放在一个塑料袋里，然后让人将自己丢在加利福尼亚的高速公路上。这个实验是他的一件艺术品。幸运的是他活着回来了。这个表演与构成了西方艺术之核心组成部分的干预（disturbation）警示作用毫无干系。丹托使用“干预”这个词，目的是利用这个词和手淫（masturbation）一词在发音上的相似性；这简直是美学在原本已经十分痛苦的死亡之路所换到的最后一击。

这样的段落，既有鲜明的思想立场，又有相当严密的论证过程，而语言，又是那样的机警有趣。作

者将自己的论述和引述的文献完融在一起，让读者在获得启迪的同时，难免会心一笑。而这样的段落，在这一本书中，真的是比比皆是。

我常常以各种方式加强自己和“意大利的”某个人物和事物之间的联系，比如罗伯特·乔齐正当年的时候，我正好是一个学生时代的假球迷；比如卡尔维诺还不那么为国内读者熟悉的时候，我正好比大多数卡尔维诺的粉丝早一些开始了对他的阅读、评价和推广；或者又比如，我在费里尼的电影里面所获得的对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幽默感的认知，要远远的多于任何一位电影导演；然后，我以尽可能近距离的方式接触了马里奥·佩尔尼奥拉拉的著作《当代美学》。这些经验，总是以各种方式印证着读书人最在意的责任、智慧、友情和好时光，因为这一切，总是那样美好地散发着只有思想、学术和语言才能承载的诗意人生的光芒！